

江立华 孙洪涛 著

中国流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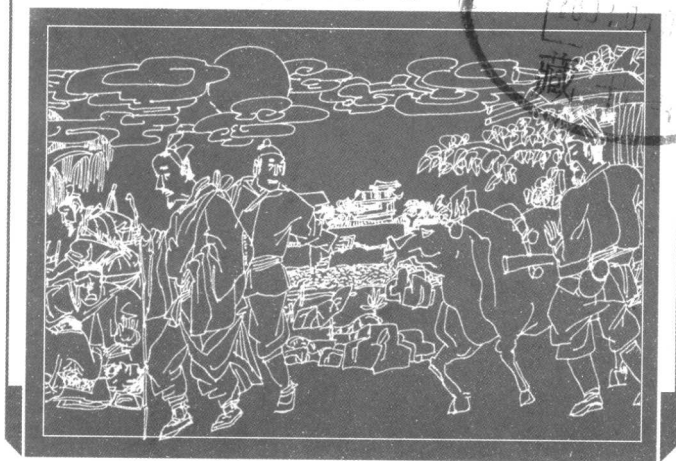
古代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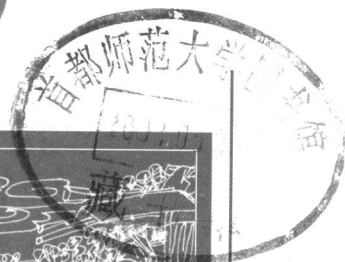
C922.2 / 4

中国史流

古代卷



江立华 孙洪涛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03147

责任编辑:汪鹏生 唐 伽
责任校对:曹芝兰

装帧设计: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流民史·古代卷/江立华,孙洪涛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5

ISBN 7-212-01892-9

I. 中… II. ①江… ②孙… III. 人口流动-历史-中国-古代
IV.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066 号

中国流民史·古代卷

江立华 孙洪涛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E-mail:ahp0208@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60 千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892-9/K·495

定 价:21.00 元(平) 26.00 元(精)

印 数:00001-0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流民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流民亦随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演进,流民问题不仅未能消除,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并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诸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流民”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如《史记·万石君列传》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汉书·食货志上》称:“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之后的各种文献中,“流民”一词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笔者曾用计算机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进行检索,流民一词竟出现了 121 处之多。与流民一词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在古文献中还有很多。如“流亡”,《诗·大雅·召旻》曰:“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流人”,《后汉书·贾逵传》曰:“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千户。”汉桓宽《盐铁论·执务》曰:“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在古文献中,“流人”又指有罪被流放之人,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流

冗”，《汉书·成帝纪》：“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颜师古注曰：“冗，散失其事业也。”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夏日叹》：“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流户”，《新唐书·殷侗传》曰：“于时瘼荒之余……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流离”，《后汉书·和殇帝纪》：“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汉书·蒯通传》：“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流者”，《后汉书·来歙传》：“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李贤注：“流，谓流离以就食也。”“流移”，《后汉书·东夷传》：“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后汉书·桓帝纪》：“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流庸”、“流佣”，《汉书·昭帝纪》：“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颜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宋书·何偃传》：“然淮泗数州，实亦凋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流寓”，《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周书·庾信传》：“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晋书·范甯传》：“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流逋”，唐韩愈《昌黎集·柳州罗池庙碑》：“流逋回归，乐生兴事。”“流徙”，《管子·侈靡》：“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史记·张汤列传》：“山东水旱，贫民流徙。”明刘基《诚意伯集·北上感怀》：“维时连年歉，道路多流徙。”“流瘠”，《新唐书·白居易传》：“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实，人口的机械流动自人类产生之日起就经常发生。人口流动包括很多类型，并非所有的流动人口都是流民，流民仅是流动人口之一类。那么，对流民如何界定呢？或者说流民是指哪一种类型的流动人口呢？“流民”一词在古文献中虽然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含义并未进行严格的界定。现代一些工具书对流民的解释也不尽一致。《辞海》的解释是：“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流亡在外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因遭遇灾害而流亡外地，生

活没有着落的人。”上述定义确实涵盖了流民特别是古代流民的主体部分,但并非流民的全部。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民流动的原因并非自然灾害和战乱。例如,因人口压力而造成的人口流动,因赋役繁重等苛政而造成的人口流动,因城市吸纳而造成的人口流动等。《辞源》“流民”条下的解释是:“流浪外地的人。”这一解释更接近于我们所讨论的流民范围。我们认为,流民是指在某种力量(主要是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自发地流徙到外地,尚未定居的那一部分流动人口。像军队(或准军事组织)的调动、官府有组织的移民、部族的迁移、流放外地的犯人、赴外地任职的官员、被征发到外地服役的人、贸迁各地的行商、被掳掠到外地的人口、出外求学求仕之人、到外地探亲访友之人等则不应包含在流民之内。流民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发性和无序性。流民背井离乡,流徙外地,并非官府的限制,亦非官府的组织,而是一种自发行为。他们的流动处于无序状态。所谓无序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暂时脱离了政府的组织管理系统,成为失去行政权力控制的人口;二是流民内部没有正式的组织管理体系,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二,流民的主体是“民”,最主要的是农民。“民”是这类流动人口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也有一部分流民此前的身份并非民,如也有一些原政府官员、士大夫、逃亡的罪犯和士兵等。特别是大的战乱发生时,此类人口便纷纷加入流民大军。但是,一方面他们在流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当他们加入到流民行列后,实际上已失去了先前的身份地位,脱离了原来的组织系统,更多地具备了流民的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准流民”或“亚流民”。

第三,过渡性和暂时性。流民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离开原居住地和放弃原谋生手段后形成的临时性特殊人口群体。在从离乡背井到重新定居之前,这一群体流移不定,无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

活手段,呈现出过渡性特征。一般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经过或长或短的流浪生活后,有的重返故里,有的定居于新地,重新获得正当的生产和生活手段,退出流民队伍。流民群体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有人退出又不断有人加入的动态状态中。

以上是流民的三个基本特征。换言之,具备了这三个特征的流动人口,就属于流民的范畴。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实际情况要比任何归纳和概括复杂得多,有些流动人口具有边际性,即处于亦此亦彼的边缘状态,这就需要在研究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前已提及,流民是国家产生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流民问题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也存在于近代、现代社会,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上游、中游与下游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昨天、今天与明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洞察历史有助于准确地把握现实和科学地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当然,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朵浪花,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流民问题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把握好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研究工作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本卷是中国流民问题研究的古代部分,与近代和现代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对中国流民问题进行贯通古今的探讨。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流民问题的探研,为现实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启示。

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课题立项时,作者已考虑到完成它的难度。在实际研究中,作者对其艰巨性则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一是学术背景问题。对中国古代流民问题,尽管古代的政治家和学者有过不少议论,近代的学者也进行过研究探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民潮的涌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果不断问世。然而,从总体上看,它仍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研

究领域,专著和论文的数量还很少。可以说,流民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本学科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学科规范。即使像流民这样最基本的概念,学术界不仅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研究。二是资料问题。资料方面的问题很多。其一,有关中国古代流民史的资料并不少,但散见于各种文献、考古资料、口碑以及民风民俗之中,搜集和整理起来难度极大,而前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又非常少。其二,文献资料的严重不平衡性。在文献资料中,因严重天灾和大战乱引发的流民记载的比较多,因苛政引发的流民则记载的比较少,而其他原因引发的流民(如城市和工商业发展产生的拉力、人口相对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产生的推力)的记载就更少了。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三,由于流民的主体是下层人民,在古代史书中关于下层人民的记载本来就十分缺乏,更何况他们已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组织管理系统之外。所以,有关流民的记载显得十分零散杂乱,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从目前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是笼统的、推测性的和描述性的记载。根据这些资料,要对流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生存方式、流动路线、归属等作出准确的判断,是十分困难的。要准确地掌握各个时期流民的数量及其分布,进行定量分析,简直是不可能的。至于古史研究中通常遇到的史料方面的困难,在流民史研究中同样存在。

除客观方面存在的种种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外,从作者主观方面而言,也存在诸多不足。作者涉足或者说专门从事流民史研究的时间不长,在学术积累、知识结构、专业素养等方面均有缺陷。之所以有勇气来承担这一课题并下决心完成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历经春秋寒暑,酸甜苦辣,本书终于面世了。此时,作者的心情并未轻松,反而更加沉重。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作者在流民史领域探索的初步成果,肯定存在着种种不足甚至讹误。好在路是人走出来的,孩童学步,虽然蹒

删,但又不可逾越。本书所存在的不周欠妥之处,作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弥补。

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流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流民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还涉及到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等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研究。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流民史著作,从本书的框架结构来看,没有按照一般的写史方法,依历史发展的顺序或王朝的先后次序来构建,而是集中讨论若干问题。本书把流民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侧重讨论流民产生的机制、流民的地域和职业流向、流民的生活方式、流民对社会诸方面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流民对策等。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潮起潮落:古代流民潮回眸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流民	(1)
一、夏代的流民	(2)
二、商代“众”的逃亡	(5)
三、西周时期下层民众的逃亡	(7)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流民	(9)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流民	(14)
一、秦朝的流民	(14)
二、西汉时期的流民潮	(16)
三、东汉时期的流民潮	(2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民	(24)
一、三国时期流民潮的短期回落	(24)
二、西晋时期的流民运动	(26)
三、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流民潮	(28)
四、南北朝时期的流民运动	(31)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流民	(34)
一、隋朝与唐朝前期的流民	(34)
二、唐后期流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38)
三、五代十国时期的流民	(41)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流民	(44)
一、北宋的流民	(44)
二、南宋的流民	(48)
三、元朝的流民	(51)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流民	(54)
一、明朝前期的流民	(54)
二、明朝中后期的流民	(58)
三、清朝前期的流民	(62)
第二章 生存与期望:古代流民的发生机制	(67)
第一节 流民生成之“原”	(68)
一、古代政治家的认识	(68)
二、流民生成之“原”——土地兼并	(70)
第二节 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化	(77)
一、自然灾害——天灾篇	(77)
二、自然灾害——人为篇	(87)
第三节 社会环境的恶化	(91)
一、兵灾、匪祸	(91)
二、“苛政猛于虎”	(97)
三、吏治腐败	(105)
第四节 多子未必多福:人口压力	(110)
一、超载的土地	(110)
二、人为因素造成的“超载”	(112)
第三章 路在何方:古代流民的流向	(117)
第一节 流向丰稔、稳定地区	(118)
一、流向丰稔地区	(118)
二、流向稳定地区	(122)
三、三次大规模南迁浪潮	(126)
第二节 流向统治力量薄弱地区	(131)

一、避重就轻	(131)
二、进深山	(135)
三、赴边陲	(139)
四、入蛮夷	(142)
第三节 流向地广人稀地区	(146)
一、狭乡流向宽乡	(146)
二、明代流民聚集荆襄	(150)
三、湖广填四川	(153)
四、“闯关东”	(156)
第四节 流向城镇	(160)
一、流迁者的类型	(160)
二、流迁规模	(162)
第五节 跨出国门	(165)
一、向海外流移的源与头	(165)
二、规模与分布	(169)
第四章 困境与抉择:古代流民的生活方式和归宿	(173)
第一节 乞讨与流浪	(174)
一、乞讨生活	(174)
二、流落迁徙途中	(177)
第二节 打家劫舍	(181)
一、落草为寇	(181)
二、建立武装组织	(187)
第三节 未离黄土地的生存之道	(190)
一、重新成为编户齐民	(190)
二、沦为豪门大户的私属	(194)
三、当雇农、成“浮户”	(197)
第四节 弃农趋末	(199)
一、在城镇从事工商业	(199)

二、从事矿产开采	(203)
三、农村的职业转移	(205)
第五节 僧道及其他	(207)
一、遁入空门	(207)
二、沦为奴婢及其他	(210)
第五章 无序与整合:古代流民的影响	(213)
第一节 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及其代价	(213)
一、人口地理分布的改变	(213)
二、土地的开垦与耕地面积的扩大	(219)
三、经济中心的南移	(223)
四、山区和边疆的开发	(229)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兴衰	(233)
一、城市的发展	(233)
二、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	(237)
三、农村经济的变革	(241)
第三节 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整合	(245)
一、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发展	(245)
二、“客家人”的形成	(251)
三、文化的碰撞与整合	(254)
第四节 治安恶化与社会危机	(261)
一、土客间的冲突	(261)
二、治安的恶化	(265)
三、冲击政权体制	(268)
第五节 政府的财源、兵源萎缩	(272)
一、国家户籍管理失控	(272)
二、流民与财源的萎缩	(275)
三、兵源的枯萎	(280)
第六章 治标与治本:政府的对策	(283)

第一节 均田限田、整顿吏治——治本对策之一	(284)
一、抑制兼并	(284)
二、兴修水利、奖励农耕	(287)
三、轻徭薄赋	(291)
四、整顿吏治	(295)
第二节 整顿版籍、强化户籍管理——治本对策之二 ..	(298)
一、户籍登记	(298)
二、什伍编制	(301)
第三节 备荒救荒——抚之于未流之先	(303)
一、备荒	(303)
二、救荒	(306)
三、济荒、农贷	(312)
第四节 救助与控制——辑之于既流之中	(315)
一、对流民的赈济与留养	(316)
二、以工代赈	(320)
三、控制与镇压	(322)
第五节 流民的还籍政策——善后举措	(326)
一、吸引还籍	(327)
二、强制还籍	(334)
第六节 招抚政策——控制流民的影响	(336)
一、附籍安置与招募入伍	(337)
二、组织迁移与招徕	(342)
结语:反思与启示	(348)
附 录:主要参考文献	(353)
后 记	(358)

第一章

潮起潮落：古代流民潮回眸

自公元前 2070 年夏朝建立至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流民问题始终存在，从未间断。然而，流民并不像一条风平浪静的小溪，而是如同大江大海一般，时而潮起，时而潮落，呈波澜起伏之势。当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之时，百姓安居乐业。此时虽有流民存在，但规模较小，波及地区有限，加上政府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救助安抚，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而当政治昏乱，社会动荡，天灾与人祸并发之时，流民潮便会聚起，对社会产生强烈冲击，甚而酿成社会的大动乱。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少王朝就曾被流民狂潮所淹没。本章依时间顺序，对中国古代流民作一概要的介绍。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流民

先秦包括从原始社会到秦朝建立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流民的出现是在国家出现以后，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产生了贫富分化。这一时期的流民，我们分

四个阶段来叙述，即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一、夏代的流民

人口的机械流动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人口的流动是经常的、频繁的。但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自身的生存能力均十分低下，当时的社会组织只能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群体。《吕氏春秋·恃君览》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这段记载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存能力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体生存能力的不足，血缘群体成为原始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以及赖以生存的惟一组织形式。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血缘群体而生存下来。另外，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生产和生活资料共有，人人平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依存，每一个体都不存在脱离血缘群体的意念和可能。诚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

由于上述原因，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口的机械流动只能是以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群体性迁移。这种血缘群体的迁移，不属于流民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不存在流民产生的最基本条件，因而也就不存在流民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社会变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从此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伴随着国家的出现，流民也产生了。

由于夏代史料极其缺乏，我们难以找到有关夏代流民的直接史料，从而也难以对夏代的流民作出哪怕是最简单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中，间接地对夏代流民作

一简单推测和分析。我们之所以断定夏代有流民存在,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在夏代,定居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流民是相对于定居而言的,没有定居也就不存在流民。因此,定居是流民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我国的原始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原始先民们也开始了定居生活。到了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形成了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村落。像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就是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降及夏代,农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并成为最主要的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进步必然推动定居生活的发展,在夏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内,大部分人口已过上了定居生活。

第二,血缘组织的解体是夏代流民产生的又一条件。国家产生的过程,即为原始社会血缘组织衰落与解体的过程。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①在夏朝,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个特征已经基本具备。国家的行政区划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系统逐步代替血缘组织对社会生产和生活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尽管血缘组织还以残余的形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毕竟已不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1页。